書史 米芾
海岳名言 米芾
翰墨志 高宗御製
思陵書畫記 周密
歐公試筆 歐陽修

書史卷上

襄陽米芾

金賈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書
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
欺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
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
識者不點俗目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
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

字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遠高秦篆咸可寇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墜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眞楷鍾法次王濟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琬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鯤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

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印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待中國壻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漁之飲於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未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標破爛無竹模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

余壽樂鄉裘軸池中拆玉軸王渙之加糊其裝焉一
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
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寶蒙審定印
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楊遂全暈過後歸副車王詵家
分為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
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為戒李瑋云亦購於王氏
又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重無唐人氣
格縫有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縑客上下是
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卷末跋白傻二字有
陳氏圖書字印及錢氏忠孝之家印蓋跋云山陰
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此書
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遺光祿朱卿
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于舊邸
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
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
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為寫道德經
當舉羣鵝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
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
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僞作唐人以書贖
猶爲非眞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
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
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
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二月二
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
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眞跡入下決言

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胡足
淸和稚恭遂進鎭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羲之死
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珣禹玉
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
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舜
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態淸
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王羲之王潤帖是唐人合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奴
小女王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痴至

今轉爲又書頭癰頭癰已消尚未足憂痂病少有差
若愛之燋心戾不可言頃者鄰疾未之有良由民爲
家長不能克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刀至於此
民惟歸誠倚望而已此非復常言辭想官奴辭已
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悅先生大復何言此帖連
快雪晴鼎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
爲結力不文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眞字數字帶
行今世無右軍眞字帖未有君諱二字疑是梁秀

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
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
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
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
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
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
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

題跋云閩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蓋
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雖有正觀半
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雖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
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
上刮去不欲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
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
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
和傅遺余押字是薛丞相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

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
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貲之官許
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舉并徙約王君友壻宗室
時監羅務令輒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
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
去吾揣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
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
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
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贖褚書余因不

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眞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于馬毅同會閤所在日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脆雪殊不能佳土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眞跡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王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

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蹴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王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筏學虞行書欲上摹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又可比也

王羲之來獻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編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愚深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貲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揭書墨即透數行仍汙靜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

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皮紙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

歸[illegible]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
右軍摹拓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眞紙紙薄如金葉索索有
聲趙竦得之于一道人章惜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
譜在山陰賀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贊糜破處歐陽詢
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來
武帝像易云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
字是以雖黃治定然後明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
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之本止有改誤兩字又
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眞跡在張丞相廣賢孫直清汝欽家古
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
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廣草
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
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肯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秘閣李孝廣收右軍
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

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桃殊佳物深感卿至二云
事時了甚快晷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
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
數可數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
一云祠物當治襲信到使遣來忽忽善錯也一云謝
書云云今送一云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
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
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
碁友善意其奕賸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
其故是右軍名札也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
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
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
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亦破
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
珉書眞草是眞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
非眞有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
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用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眞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傳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稱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厦者杜石之力臣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荆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

方之際寅亮成功儻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柬帛所加樵蘇必禁荆州之贈相

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紙楊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雙鈎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鈎二字則皆以爲眞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楊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跡末後一幅上有雙鈎摹字與歸內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跡

一卷各以一幅真跡在中棡爲數十軸若末無鈞摸
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澗筆送王荆公其弟
安國得之今在棄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澗擬
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
陳弁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
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
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遹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桯跋爲智
永遹直出示余欲跋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送於
古紙上跋正遹直君失其名字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蔡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
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
一閉眞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
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
臣蔡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
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

化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
及永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
筆處標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楚字內斤
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所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
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褚
模諸葛正之流褐賜王公者懷花眞玉軸紫錦裝背
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
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
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跡一等非深知書者
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蓑嶞泉石蔚映湖
墨戲著標談書存焉馬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漏世
類誰寶眞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繡繅金鏑瓊機錦
綷猗歟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
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
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
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
處是舜欽本一本在滕中處足歸余家本也一本在
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余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宗室叔益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聲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眞卿不審乞米二帖在某所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碰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馨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

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

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内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
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
今書者而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眞字云疎拙抵罪聖慈含弘猶
佐列藩不遠伊邇是也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
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奉事官
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漵郎官求類帖乞米帖及
李太保帖

永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特入秀州崇德邑中不
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與徐法書在邑人王
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
至今裝爲秘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
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聞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焉
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王參政名印
王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偶
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艷發龍蛇生

劫餘二篇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
[illegible]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
[illegible]陽郡陽帖並同墓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容爲王詵
歸去
蘇之才收碧落文殊一帖魯公妙跡又有與表人帖
一幅當是其妹今在王詵家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勰處世多石刻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刻喬言在兄處副車之孫也
懷素老筆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
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千文絹本眞跡在蘇液家沈遘家刻板木是後
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
公大防巳下題今歸章公惇
懷素詩一首絹上眞迹王鞏易與王詵家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
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
賢一帖易與王詵

懷素書任華歌眞跡兩幅粗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
在王晉家晉云尚方有其後三幅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
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與
王欽臣家雜色繚綃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
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自敘眞迹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
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
懷素草書楷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
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
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諸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
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
公未見眞跡
唐率府長史張顛字伯高眞跡四帖在杭州陸氏大
姓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
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古印文訛不

可辨昨日承顏二帖小褰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學關因借摹三大帖余亦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桂林關杞爲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宮漕關杞通判邵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爲錢塘令因陸氏子登第者來謁與關同往謝而閱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記之耳嘉祐中爲太守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余往見遂得閱後賡得沈遘借閱拆留余遣工摹餘帖即歸詰遘弟遹時爲

張伯高虎兒等三帖楮紙非真跡在王詵家蘇氏物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此爲故事也

張伯高賀八清鑑帖楮紙真跡字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伯高第一書也蘇液家世多石刻後歸章惇家伯高全本千文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處謝氏景温寶文遠族也

伯高五帖黃經紙必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

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遂語斷處即剪
作大軸黃油本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
跋但前有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為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舟旨
作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跡亦無古印跋
唐坰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
是暮年真跡每篇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王徐鉉跋
為人偽刻連紫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
令人歎息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黃麻紙書在龍圖閣直學士
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為智永書余閱其前空才字全
不書固已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書
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雙鉤唐摹在闕杞處上有褚氏圖
書古印闕嘗謂余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栱內
藏一函古摹帖數十本所可記者千右軍十七帖世
南枕卧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
圖書印毫髮乾濃畢備闕與僧善購得枕卧十闕九

本書寧三帖

虞書積時帖古雙鈎摹在洛陽李煦處維之孫也縫亦有褚氏印余嘗借摹

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摹本在鮑傳師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羲之書聾瞽可笑

虞世南書經在虞僧寺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眞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迹在故相張公

孫血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空

日猶未言塋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

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

名幾玄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賀

拔恙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

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眞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

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

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
韓滉于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
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曾見眞跡摹本梳卧積時
蚪牙頭風四摹帖一闕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
最少者子敬庾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楮紙上眞迹在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寺詩在潭州道林寺四
絕堂以杉板略薄布粉不蓋紋故歲久墨不脫全見
度書杜甫詩紙多只存一市字在松板節余嘗爲
板行以紀其事沈板余官潭嘗書齋宇歲臨學後爲
摹石僧希白摹務欲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縹緲筆
回飛動之勢
唐太宗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楮冊小楷在
潭州南楚門外胡世淳處
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在潭州道林寺筆力勁險勾
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
雖乏筆力皆眞率可愛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眞字八九分行字

肥務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唐賊張廷範亦學歐陽詢多有此賊跋一雙鈎摹歐帖上有此賊印
王涌河張廷範印及題曰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
詢書唐人所摹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
範唐賊也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
生也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
剪除既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記俱
翩白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國初孫如

驃騎孫思貽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
渾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欠褊故
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
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玄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
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陁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
二軸草帖五紙第三帖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
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歷不見其所出余家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跡與石刻帖並無此也字耳

歐陽詢碧落碑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公直造

襄陽米芾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遲前面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

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鞏家今歸王詵家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

洪元愼集右軍越州永寺碑眞迹在越州僧正子文處
晉通書許借未果余新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
不肯出欲沁幹至越會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陸東之十八學士贊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老子西昇經裴度柳公權跋爲褚公書與閻立本畫
圖同在馮當世家吾見之皆非也是唐初書畫與柳
跋是眞跡二君亦不能鑒耳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在尚書李常家
柳公權紫絲鞓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
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因請摹石乃李東之
少師也洛陽人今在富鄭公子甯州使君家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唐李邕四帖內一帖碧牋有唐氏雜印勾德元圖書
記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熟帖同自丁喬大
夫歸章惇家丁晉公故物也
多熟要葛粉帖白麻紙上有唐氏雜迹印陳氏圖書
印勾德元圖書印乃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
前宿州支使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眞

迹余遍請士於夷庚處易得之光八郎帖今歸王briefly
尹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收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
淳書如子敬第二經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
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
書記唐氏雜迹印西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
公繪第三余以六朝數十金購得之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
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
牋臨三帖與眞無異呂復携去裝褫安陳氏台僊勾
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
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
唐一種僞好物
李錞收唐人歐行書兵義劉冲之丞相家物
劉涇書來連漪曰收唐絹本蘭亭無奇獲且漫眼耳
殊非自標制語也余答以詩曰劉郎無物可縈心沉
迷盡緣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漫眼
猗嗟斯人今實尠我欲從之官有限匈時大叫劉子
前踞閱墨皇三復逐君貽余詩嘗曰秘笈墨皇曾敞

識林希送余詩壺巖其傾銀雪水墨皇猶晨玉
壺巖謂硯山也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帖一卷乃宵
參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
云僕不想數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恨久反覆
余乃覩天背地視字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
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錄君此帖比今
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
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又有李
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
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
年二十者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
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同精字體道媚
師可詰吾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
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
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
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錡
皆正觀間一種僞妍

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眞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
帖祕閣校理蘇漸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
大僊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
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
今收楮紙上詩云春來氷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
袍客豐年端已成王以晝易于趙叔盎紛披老筆王
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余始識荆公于
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
皆此等字

跋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眞行甚好

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大和
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書
吾荅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荅曰此猶坡沙陳
金此語甚妙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
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軍二帖正親御府印子敬
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鏻家印記及有顧
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遂以所居命爲實晉齋
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潤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

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
仙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余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獲于蘇漱家後有倩仲跋
余題詩曰正觀欵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何爲
寥寥寶是似遭亂眞歸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
自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須洗玉蹻金題半歸米
又和云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眞濟美張翼小
兒寧近似滄淇浩對蹄跲水騰蛇無足詆多趾以侮
易與信用智龜澼雖多于屢洗卷不生毛誰似才之
和云直裂紋勻眞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
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湮水眞僞頭面拳趺趾久假中
分辨愚智寶軸時開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黃庭
堅和題于後云王令遺墨方尺紙尾題倩仲實子美
百家藏本略相似如日行天見諸水拙者竊勾輒斬
趾田恒取齊并聖智錦囊昏花百過洗湖海濯纓人
姓米蔣之奇一韻和三首呂升卿和二首林希和三
首劉涇和兩首余章和一首余後二首又再和者共
成一軸林子虛借去未還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
一篇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畫是面趨
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
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
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敕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
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
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詩光啓歌張顛誓光亞栖等書
韓馬戴牛又楊凝處得正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
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垌處易得右
軍尚書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
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嗟
嘆云相府所有殆不過是希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
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眞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
若僞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愠甚懶展閱
愠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與過林
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此公精思如此方
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

云是右軍余云恐是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書
來亦云六朝書又得梁武像見報余時使漣漪巷君
詩云劉郎收畫早甚早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
始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與學者信
有髓與皮始知十篋但遮壁牛馬祇可裹弊帷裁裁
太平老寺主白紵冒無冠製武士後列肅大劒宮
女旁侍顰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齒露唇反法定儗
世人覩服似摩詰不識六朝居士衣僧絲勿輒亂唐
[illegible]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盧何物望

漣漪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緣顧筆在漣漪劉君既
右軍子鸞帖作賞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
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時君罷號州未別除余
戲答曰清明去郡則得郡安用作業解洗業以戲之
薛紹彭以書畫情好相同嘗寄書云書畫問久不見
薛米余答以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
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劉涇過薛見
書大叫書來云云余答以詩云唐滿書奩晉不收却
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參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劉君舊不收晉帖云無眞只收唐帖故有是句

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

廢帖裝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於

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帛書

也沈愕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帛笑曰豈有

爰主不得認物耶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卽收去遂裝黏

作二十餘帖倣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

出示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君以爲

眞余借不肯出今在黃村家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

以爲眞刻石右軍帖尤多

裝書標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

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

多有益於書油麥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硾之

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歙爲澄心可笑一卷

卽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洗浸一夕

明日鋪於車上熙乾漿硾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

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
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
水蕩滌而聚古紙加有性不縻蓋紙是水化之物如
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
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皂角汁和水霈然澆水入紙底
於蓋紙上用活手款拔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
續以清水澆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
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
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兌摺
背重彌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
紙與帖齊頭相挂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古人
勒成行道使字在筒尾中乃所以惜字今俗人見古
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
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
所隱字上却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王詵家書畫屢
被揭損余諭之今不復揭又好用絹背雖熟猶新硬
古紙墨一時蘇磨落在背絹上王所藏書譜桓謝帖

俱爲絹磨損近好事家倒多絹背磨損面上背藏
文余又以右軍與王述書易得唐文皇手詔以裹花
黃綾背詔面上一齊隱起花紋余尋重背以台州蒼
巖藤紙碾熟揭一半背滑淨軟熟卷舒更不生毛余
家書帖多用此紙一一手背手裝方入笈古背佳者
先過自揭不開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紙四邊
著糊黏卓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弼壁之紙乾
下自乾愼不可以帖面金漆泉揭起必印墨余背李
邕光八郎帖光王琚也揭起黏一分墨在金漆桌上
一月餘惜不洗卓此帖今易與王詵上有唐氏
陳氏圖書印得于石曳庚昌言故物也後石攜第三
厲少府到京帖王因與以五十星洗鑼不肯易今居
陳州有右軍古鳳池紫石硯蘇子瞻以四十千置往
矣古硯心回所謂硯死如銅兎筆至水即圓古書筆
圓有助于器也今世傳古書晉賢圖猶存其製余收
晉硯一智永硯一心如臼天章寺僧所獻也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裏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裏
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

頗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
所落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
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
字印御府帖也
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昵
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與熱一帖歸薛紹彭
王詵收物二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
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
連日月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
司官名又知唐勑制皆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私
於前頭連勑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
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
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
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連滯非復一條獨坐
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
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
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

碑本刻八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者是
二字余得於王詵以文皇手詔易之文皇詔宋素臣
尚書家物余跋贊云龍彩鳳英天開日升亟戡多難
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動神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簡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
筆也是書蹟索潤筆簡
呂昌道大夫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總
家又王欽臣侍郎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
銅色綠上草書老筆蒼勁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少特書
刻相似
文勛有一軸黃麻篆陽冰少特書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迹一卷是唐坰言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
愧笑
唐玄度諸體書粗有古意李瑋家一樣有兩册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題曰其一徐浩

本共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嶠玭王崔玭何所審定
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
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蟲鶴蟷蚊
龍皆水族物大略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
眞符爾

關景暉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眞
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書摹多似人物馬牛尤易似書臨難似第不見眞耳
對之則慚惶殺人

蘇州邵元伯中允之子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
帖與眞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敘嘗歸余家今歸丑
友李錞一如眞跡

程師孟語余四十于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
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摹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
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摹得兩本一以
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玘借去未

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
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
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獲于吳郡
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撿之改名山
才遂以為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
宇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
種分開物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
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幅獲于吳郡宋云玄度忽廵至可憂
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
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太
夫人告贊為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因每以鑒
定相高得失評較余在淮天下有識誰鑒定龍宮無術
未忘頗得薛老同倘佯
療膏盲淮風吹戟稀訟牒典客閉閤閑壺漿吟樹對
山風景聚墨池濯研龜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

性嗜時觀香銀淮燭天限織女煙海括地生靈光攜
見乃是翰墨侶挾竹不使輿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
玉麟棐几鋪雲肪依依煙華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
落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翰
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目客胡不東來
薛書來云購得錢氏王帖余答以李公炤家二王以
前帖宏[illegible]購取尚詩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
路古人規公作跋粗惡扎祖從茲古法蕩無疑張顛
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猶猶小解事僧
趨平旦如盲醫可憐智永視空白去本一步呈丁哩
法帖所載可見已矣此生爲此固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
存乃筆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
欲購忘高貲殷勤分治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薛
和云聖草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前規惜哉法書
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
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著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
所收上卷五流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

人解得眞唐隋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
即今未必無褚獻寧馨動欵千金貲古囊織縹可復
得白玉爲蹙黃金題葢謂弟子索重價難購也
薛書來云新收錢氏子敬帖獻之字上刮去兩字以
爲孤子余以爲操之字俗人恐以爲操之故刮去因
寄詩爲梁唐不收慰問帖云蕭李駮子弟不收慰問
帖妙迹固通神水土更劫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
笈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輒畫相後人眼徒
貶君和云聖賢尺牘間吊問相酬答下筆或無意與
合自妍捷名迹後人貴品第分眞雜前世無大度危
亂相乘躡白髮如蓮帽騙馬似爪貼觸事爲不祥凶
語棄玉蹙料簡純古書乃有十七帖當時博搜訪所
得固已狹于此半千歲歷世同灰劫眞室歸忌諱盡
入淳化篋巍巍覆載量細事見廣業唐人工臨寫野
馬成百疊硬黃脫眞迹勾摸本摹搨今惟典刑在後
世皆可法
薛書來論晉帖誤用字余因作詩云何必識難字辛
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

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余嘗礪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

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

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滁簟高壓巴郡烏絲欄平

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

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云書便瑩

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簟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

區區蕃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剔以谿岩難乏硯世

謂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其論筆硯問物云

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

越竹滑如苔更須加萬杵自對論墨卿一書當千戶

無錫唐氏有雙鈎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

收一卷楮紙一同唐摹圌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

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

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

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

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榻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

往往為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

墨宇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觀房下有
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
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絕
棗花綾是唐人勾塡圍深墨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
再作何代無工字則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
天眞自然不可預想字形大小不爲篤論人人若
同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
可復得惜而藏諸何陋之有
[illegible]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

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著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
府益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馬貴戚丐請得
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
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
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
惬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
中興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唐自是習
成秘閣風氣相高至梁客將太常卿張廷範唐賊猶
收書至多賊侵衣冠士崇殖貨所謂奪倫是何氣象

姐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往往使老婦馳騎書
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加多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解后去
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
數十軸目睛見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
不借出各各相過賞翫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
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馹平生欲調洛蘇一官
以購書畫不可得今老矣目加昏鑒不能精也
胡爽修家有徐浩書經未見

眞紙色淡而勻靜無雜漬斜紋斐裴在前若一軸前
彼後加新其衆
薰紙煙色上深下淺染紙濕色紙紋樓塵勞紙作顫
紋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
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元字脚遂
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
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

書字印亦然　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
大印粗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
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
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姑盡換了作細
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如
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砍罪雖
沒猶賜中書仍屢絕者公卿名完則朝廷安也御史
臺印左戾史字御屈大用來必有中丞得免者宣撫
使印從亡自置鮮有復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
貞觀開元皆小印便於印縫弘文之印一寸半許開
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一圈刓角一寸已上

古篆於鶺鴒頸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
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帖染古色
麻紙滿目皺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
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正就手奪
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
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鈎書
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
乃余驗破者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
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
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
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是時不騰錄以投其好用取
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
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
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
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
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令宗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
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
餘未見

真造入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
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本宗湯主文既久士
始皆學其書肥瘠扭是對不勝録以投其好用求
科第自此推廣皆尚矣宋宣獻公綬作荅政頗切
學之就正於公時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
及蔡襄書行於世士俗亦

續來引

[illegible]

海岳名言

襄陽米芾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加龍跳天門虎
臥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法法逾遠無益學者
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
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
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
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

祖也

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楊有古意吾兒芾仁大隸題楊與之等又幼兒芾知代吾名書碑及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兒左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譜芾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攫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頂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裝休率意寫牌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笔勺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眞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勺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已

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
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
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
倫徐浩爲顏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
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
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土
人意修改披擊致大失眞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於
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
褚也又眞蹟皆無雄健蕭散之意蓋知運爭坐位
帖有篆隸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爲醜怪惡札祖其弟
公綽乃不倳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
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
字其後經生祖述問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
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

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
剞劂破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梅字固已
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
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眞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
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
以對殿宇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
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
稱寫之挂起氣勢自然皆如大小一般雖眞有飛

動之勢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
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
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
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
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
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流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眞趣
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

司馬係南岳眞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眞蹟自顛沛

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

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

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

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韋子厚

以眞自名猶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拆算子然眞字

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眞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

有意思

智永視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

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

蘇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鄙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懷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幾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謹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宋 高宗御製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論不少去懷也間猶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參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不罪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贋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

眞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蔗漸
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也故尤不
忘於心手頃自東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刓而
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
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不直隨意所適至
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梗山
林丘壑之氣則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高夫人名鑠字茂猗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

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衛夫人但
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客理堅緻漬水發墨呵之
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
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麄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
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
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睛韻度尤不足
觀故府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纔有不過

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加賜臣下多矣
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徵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
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并一豈
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略不爲意畢時務事異習尚
亦與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也
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
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媲比欣
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
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
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騈駢終以駸駸不爲絕
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鶩識
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

端嚴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劒儼立廊廟草則
蛟起鳳振迅筆力頹靡豪舉終不失眞所以齊高帝
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
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
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
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嘗時
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
新巧字勢疎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
歐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
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眞楷篆隸不
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
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
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適得外貌高視濶步氣韻
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
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亦愛其神
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支詩無蹈襲出風煙

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
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
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
段拂守去塵芾釋之曰甚卿矣又去塵臭吾壻也以
女妻之又一帖云乘借駘賃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
伯是何老物棚欲爲人父之見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自宇有眞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眞行草自成一家者汝筆意本不同存拘於點
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
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
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
二王帖尤遠若臨江則失眞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
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剞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異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入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可正讀不踰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
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
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
複爲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
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眞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

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
勝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
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

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眞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
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稍一人餘皆
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
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
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

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
蟠屈挐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牽情運用
略無留礙故舉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
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怵不
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
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
而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燦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
俗韻其不學慮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載
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收觀存奬賞
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
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誡
宋虞儔論文房之品川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
殊勝南方石今若薈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
珎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徽硯既用則
此石爲世所略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

人修稧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
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
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
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
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
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錦卷舒展玩無
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
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

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帶至遣使詢訪頗盡
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眞贋紙書縑素備
成卷秩皆用皂鸞鵲木錦標褾白玉珊瑚爲軸秘在
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泰璽書法
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
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
江無復鍾王眞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
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二十
年臨逸少眞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襖帖
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襖帖終不與
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撿束號楊風子人
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
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
記平居無事者并壁匾眞坐右以爲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
以點畫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奔走
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識
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
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
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
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矩觸
塗造極非大通儒上士証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
無識者可言也

思陵書畫記

宋 周密

思陵妙悟入法留神古雅當干戈倥傯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閑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嗜好之篤不憚勞費收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權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賌龔大淵張儉鄭藻平恊劉琰黃冕魏茂實任源等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令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

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褾裁
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儀式余偶得其書稍加
考正具列于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
文物之盛焉

上等眞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
並係御題籤
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綠簟文錦裏

犬羔芽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贈

上等臣玉礩龍簽頂軸　或飛化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眞跡　內上中等並降
附來友仁跋

用紅霞雲鸞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贈

白玉軸　上等用簽頂
餘用平頂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眞跡　并石刻晉
唐名帖　碧鸞綾裏

用紫鸞雀錦褾　蠲紙贈

白鸞綾引首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隔卷縫用御府圖書印款首止下縫

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眞跡 並係米友仁跋 白鸞綾引首 碧鸞綾裏標

用青樓臺錦襯 高麗紙贈

白玉軸

御書臨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 內長篇不用邊道 碧鸞綾裏

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蘆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褾等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碧鸞綾裏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褾 蠲紙贈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眞本紙色及印記

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眞跡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贓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霞錦褾　紫絹尼裏

措光紙贓　次等簽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有或題

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

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贓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眞蹟

用皂鸞綾褾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贓　象牙軸

用磨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贓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

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鈞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或象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元本折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綠簇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裏

大白鸞綾引首

上等白玉磯花軸 高麗紙贈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上下標 碧鸞綾引首

碧鸞綾託全標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 內下等并贈本用皂裱

色軸 蠲紙贈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裱軸頭旋取

蘇軾文與可雜畫堆湖叢筆
用皂大花綾標　碧花綾裹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裹
白鸞綾引首　古玉或瑪瑙軸
宿梵隆雜畫橫軸　陳子常承受
博蒲錦標　碧鸞綾裹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標隊打撅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擫打竹外淨一尺大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十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　高者用全幅

引首隔四寸五分　高者五寸

應書畫前籤並用眞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上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

臣帖並御書前籤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裝禧

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裝複帕象牙牌子

應按訪到法書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

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儉
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
裝裱
應接訪到名書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文字號
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褙
應接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褙者令畫房依
原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
摋破用印裝造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書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折下不用別
令曹勛等定驗別行譔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澗八分
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半　每行澗六分
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闌道七寸二分　每行澗八分
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澗八分

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濶六分

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濶九分

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二

如摹本矣

一應古畫裝幀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濃艷

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補

應按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褾皆唐名士參差

闌道前後題跋令匪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棟高裕

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核用依給與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試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

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裱匠也本

秘府謂之裝界即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歐公試筆

宋　歐陽修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余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

者見之悽一作淒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以寶惜之其賤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眞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日暮
者爲便介甫知睡而眞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日暗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强爲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二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
者又尤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自處若以爲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
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

學眞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真書雙日學草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齋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

非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志也不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

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業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脫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斷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豈非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士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蘐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

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讓學書如游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讓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予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耳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廳 一作齋 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 一作時 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吊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畱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爲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畱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閒僻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荊畦白水負薪砟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噗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又見晏丞相常愛絳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
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
者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
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凄水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融日煦萬物駘蕩人人
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旅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
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
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
一作然盡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有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
自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爲
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者
變格爲文並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
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王濟議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爲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千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爲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爲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
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
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耻說

廉耻士君子之大節苟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
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而今人求
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
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駁予爲此言
迨今二十五年矣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書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於余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